

## 續仙傳

經名：續仙傳。三卷。五代沈汾撰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真部記傳類。

### 續仙傳序

朝請郎前行深水縣令沈汾撰

古今神仙，舉世知之。然飛騰隱化，俗稀可睹。先賢有言：人問得仙之人，猶千不得聞其一。況史書不長神仙之事，故多不傳於世。詳其史意，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。若敦尚虛無自然之邊，則人無所拘制矣。《史記》言：三神山在海中，仙人居金銀宮闕，不死之藥生其上，人有欲近山者，則風引船而去，終莫能到。斯亦激勵之意也。大哉神仙之事，靈異罕測。初之修也，守一鍊氣，拘謹法度，孜孜辛勤，恐失於纖微。及其成也，千變萬化，混於人問，或藏山林，或遊城市。其飛昇者，多往海上諸山，積功已高，便為仙官。卑者猶為仙民。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，耕植芝田，課計頃畝，如種稻焉。是有仙官，分理仙民及人問仙凡也。其億化者，如蟬留皮換骨，保氣固形於巖洞，然後飛昇，成於真仙，信非虛矣。汾生而慕道，尤愧積習。自幼及長，凡接高尚所說，兼復積年之問聞見，皆銘於心。又以國史不書，事散于野，蚓當中和年兵火之後，墳籍猶缺，詎有秉筆紀而述作，處世斯久，人漸稀傳，惜哉。他時寂無遺聲。今故編錄其事，分為三卷，冀資好事君子，學道之人談柄，用顯真仙者哉。

### 續仙傳卷上

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編

飛升一十六人內女真三人

#### 玄真子

玄真子姓張，名志和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博學能文，進士擢第。善畫。飲酒三斗不醉。守真養氣，外雪不玲，入水不濡。天下山水，皆所遊覽。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。真卿為湖州刺史，日與門客會飲，乃唱和為《漁父詞》。其首唱即志和之詞，曰：西塞山邊白鳥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真卿與陸鴻漸、徐士衡、李成矩共唱和二十餘首，遞相誇賞，而志和命丹青剪素，寫景夾詞。須臾五本，花木禽魚，山水景象，奇絕蹤跡，古今無比。而真卿與諸客傳翫，歎伏不已。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，志和酒酣為水戲，鋪席於水上，獨坐飲酌嘯詠。其席來去運速，如刺舟聲。復有雲鶴隨覆其上。真卿親賓參佐，觀者莫不驚異。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，上昇而去。今猶有傳寶其畫在於人問。

藍采和

藍采和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常衣破藍衫六鍔，黑木腰帶，闊三寸餘，一腳著靴，一腳跣行。夏則衫內加絮，冬則外於雪中，氣出如蒸。每行歌於城市乞索，持大拍板，長三尺餘。常醉踏歌，老少皆隨看之。機捷諧謔，人問，應聲答之，笑皆絕倒。似狂非狂。行則振靴言曰：踏踏歌，藍采和，世界能幾何？紅顏一樁樹，流年一擲梭。古人混混去不返，今人紛紛來更多。朝騎鸞鳳到碧落，暮見桑田生白波。長景明暉在空際，金銀宮闕高嵯峨。歌極多，率皆仙意，人莫之測。但將錢與之，以長繩穿，拖地行。或散失，亦不迴顧。或見貧人，卻與之，或與酒家。周遊天下，人有為兒童時至，及斑白見之，顏狀如故。後踏歌濠、梁間，於酒樓乘醉，有雲鶴笙簫聲，忽然輕舉於雲中，擲下靴、衫、腰帶、拍板，冉冉而去。

### 朱孺子

朱孺子，永嘉安固人也。幼而師事道士王元正，居大若巖，巖即陶隱居修《真誥》於此，亦謂之真誥巖。巖之西有陶山存焉。勤苦事於元正。深慕仙道，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，歷十餘年。一日就溪濯蔬，忽見岸側有二花犬相趣。孺子異之，乃尋逐，入苟杞叢下，歸語元正，訝之，遂與孺子俱往伺之。復見二犬戲躍，逼之，又入苟杞下。元正與孺子共尋掘，乃得二苟杞根，形狀如花犬，堅若石。洗澤挈歸，煮之。而孺子益薪著火，三晝夜不離竈側。試嘗其汁，味最甘美，喫不已。及見根爛，以告元正，來共取食之。俄頃，孺子忽然飛昇在峰上。元正驚異。久之，孺子謝別元正，昇雲而去。至今俗呼其峰為童子峰。元正後餌其根盡，不知其年壽，亦隱巖之西。陶山有採樵者，時或見之。

### 宜君王老

王老，坊州宜君縣人也。居于村墅，頗好道，務行陰德為善。其妻亦同心不倦。一日一有縊縷老道士造其門，王老與妻俱延禮之。居月餘，日與王老言談杯酌，甚相歡洽。俄忽患遍身惡瘡，王老乃求醫藥看療，益加勤切。而瘡日甚一日，迨將逾年。道士謂王老曰：此瘡不煩以凡藥治療，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。於是王老為之精潔釀酒。及熟，道士言以大瓷盛酒，吾自加藥寢之。遂入瓷，三日方出，鬚髮俱黑，顏復少年，肌若凝脂。王老合家視之，驚異。道士謂王老曰：此酒可飲，能令人飛上天。王老信之。初，瓷酒五斛餘，及窺，存三二升耳。清冷香美，異於常醞。其時方持麥，王老與妻子並持麥人共飲，皆大醉。道士亦飲，云：可上天否？王老曰：願隨師所適。於是祥風忽起，綠雲如蒸，屋舍草樹、全家人物、雞犬一時飛去。空中猶聞打麥聲，數村人共觀望驚歎。惟貓鼠棄而不去。風定，其傭力持麥人乃遺在別村樹下，後亦不食，皆得長生。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。

### 侯道華

侯道華，自言峨眉山來，泊於河中永樂觀中。風狂，眾道士皆輕易之。而道華能斤斧，觀舍有所損，悉自修葺。登危歷險，人所難及處皆到。又為事賤劣，有客到，不問道俗凡庶，悉為提汲湯水濯足梳衣。又陶擱灌園，辛苦備歷，以資於眾。眾益賤之，驅叱比於傭隸，而道華愈欣然。又常好子史，手不釋卷，一覽必誦之於口。眾或問之：要此何為答曰：天上無愚懵仙人。咸大笑之。經十餘年，殿梁上忽有異光，人每見之。相傳言：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，試犬死，人不敢服，藏之於殿梁。皆謂為妄言。忽暴風雨，殿微損。道華乃登梁，復見光於梁上陷中。鑿起木，得一合，三重，內小金合中有丹，遂吞之，擲下其合。吞丹遽無變動，眾謂之虛誑。忽一日入市醉歸，及觀前，素有松樹偃蓋，甚為勝景，乃著木屐上樹，悉斫去松枝？眾道士屢止之，不可，但斫曰：他日礙我上昇。眾人常謂風狂，怒之且甚。適永樂縣官入觀，見斫松，探訝之，眾具白於縣官。縣官於是責辱之，道華亦欣然。後七日，道華晨起沐浴裝飾，焚香曰：我當有仙使來迎。但望空拜不已。眾猶未信，須臾，人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，簫笙響亮。道華忽飛在松頂坐，久之，眾甚驚忙。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，其責辱道華縣官叩磕流血。道華揮手以謝道俗：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，知上清宮善信院，今去矣。俄頃，雲中仙眾作樂，幡幢隱隱，凌空而去。

### 馬自然

馬湘，字自然，杭州鹽官縣人也。世為縣之小吏，而湘獨好經史文學，乃隨道士天下遍遊，後歸江南。而嘗醉於湖州，墮書溪，經日而出，衣不濕，坐於水上而來，言：適為項羽相召，飲酒欲醉。方返溪濱，觀者如堵。酒氣衝人，狀若風狂。路人多隨看之。又時復以拳入鼻，及出，鼻如故。又指溪水，令逆流良久。指柳樹，令隨溪水走來去。指橋，令斷復續。後遊常州，適值馬植出相，任常州刺史，素聞湘名，乃邀相見。延湘，甚異之。植問：道兄幸同姓，欲為兄弟，冀師道術，可乎？湘曰：相公何鬻？植曰：扶風。湘戲曰：相公扶風馬，湘則馬風牛。但且相知，無徵同姓意。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。然植留之郡齋，益異之。飲會次，相請見小衛。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，須臾引蔓生花結實，取食，眾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。又於褊身及襪上摸錢，所出錢不知多少，擲之皆稱銅錢，撮投井中，呼之一一飛出一人有收取者，須臾復失。又植言：此城中鼠極多。湘書符，令人貼於南壁下，以筋擊盤長嘯，鼠成早而來，走就符下俯伏。湘乃呼鼠，有大者近諧前，湘曰：汝天生微物，天與粒食，何得穿穴屋室，晝夜擾於相公？且以慈憫為心，未能盡殺，汝宜便相率離此。大鼠乃迴，掌鼠前，皆叩磕謝罪。遂作早，莫知其數，出城門去。自後城內鼠。便絕邊。後南遊越州，經洞巖禪院，僧三百方齋，而湘與姿州永康縣牧

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，僧見湘、知微到，踞而食，略無揖者，但資以飯。湘不食，促知微延叟速食而去。僧齋未畢，及出門，又促速行。到諸暨縣南店中，約去禪院七十餘里。深夜，聞尋道士聲。主人遽應：此有三人。外面極喜，請於主人，願見道士。及入，乃二僧，但禮拜哀鳴：眾僧不識道者，昨失迎奉，致貽責怒，二百僧<sup>#4</sup>到今下床不得。某二僧主事不坐，所以特來，固乞捨之。湘唯睡而不對，知微、延叟但笑。僧愈哀乞，湘乃曰：此後無以輕慢為意。迴去入門坐，僧必能下床。僧迴，果如其言。湘翌日又南行。時方春，見一家好崧菜，求之不得，仍聞惡言。命延叟取紙筆，知微遂言：求菜見阻，誠無訟理。況在道門，詛宜勉之？湘笑曰：我非訟者也，作小戲耳。於是延叟捧紙筆，湘畫一白鷺，以水噴之，飛入菜畦中啄菜。其主趁起，又飛下，再三。湘又畫一猓子，走趁捉白鷺，共踐其菜，碎盡不已。其主見道士戲笑，曾求菜致此，慮復為他衛，遂哀求。湘曰：非求菜也，故相戲耳。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，投入湘懷中。視菜悉無所損。又南遊霍桐山長溪縣界，夜投旅店，宿舍少而行旅已多，主人戲曰：無宿處，道士能壁上睡，即相容。已逼日暮，知微、延叟切於宿止，湘曰：汝但於俗旅中睡，我坐可到明。眾皆睡，湘躍身梁上，以一腳挂梁倒睡。適主人夜起，燭光照見，大驚異。湘曰：梁上猶能，壁上何難？俄又入壁，久之不出。主人祈謝，移知微、延叟入家內淨處，方出。及旦，主人留連，忽失所在。知微、延叟前行數里尋求，已在路傍。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安泊。觀有大枯松，湘指之曰：此松已三千餘年，即化為石。自後松果化為石。忽大風雷震石列側<sup>#5</sup>，作數截。楊發自廣州節度賁授委州刺史，發性尚奇異，乃徙兩截就郡齋，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，各高六七尺，徑三尺餘。其石松皮鱗皴，今猶存焉。或人有告疾者，湘無藥，但以竹拄杖打痛處，取腹內及身上百病，以竹杖指之，口吹杖頭，如雷鳴，便愈。其患腳膝腰背馳曲，拄杖而來者，亦以竹杖打之，令放拄杖，應手便伸展。時有以財帛與湘者，再三阻讓不得，遂即留之，復散與貧人。所遊行之處，或宮觀洞巖，多題詩句。其《登秦望山》詩曰：太一初分何處尋，空留歷數變人心。九天日月移朝暮，萬里山河換古今。風動水光吞遠徼，雨添嵐氣沒高林。秦皇饅作驅山計，滄海茫茫轉更深。後歸故鄉省兄，適兄遠出，嫂姪喜歸。湘告曰：我與兄共此宅，歸來要分此地，我唯愛東園耳。嫂姪異之：小叔久離家歸來，兄猶未見面，何言分地？骨肉之情，必不忍如此。駐留三日，嫂姪訝不食，但飲酒而已。待兄不歸，及夜遽卒。明日兄歸。兄問妻子其故，具以實對。兄感慟，乃曰：我弟學道多年，非歸要分宅，是歸託化於我，以絕思望耳。乃棺斂。其夕棺鈞然有聲，一家驚異。乃定於園中。時大中十年也。明年，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。湘於東川謂人曰：湘新羽化於浙西，今又為玉皇

所詔，於此日上昇。以其事奏之。帝遂動訢西道杭州覆之。發塚視棺，果一竹杖而已。

#### 鄔通微

鄔通微，不知何許人，為道士，神氣清爽，靜坐默之#6，或吟或醉，多遊於洪州名山。人見之多年，忽十數年不見，則顏狀益少於當時。如此，識者不測耳。其服鍊丹藥，遊行無定。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。

#### 許磧

許錯，自稱高陽人也。少為進士，累舉不第。晚學道於王屋山，周遊五嶽名山洞府。後從峨眉山經兩京，復自荊襄汴宋抵江淮，茅山、天台、四明、仙都、委羽、武夷、霍桐、羅浮，無不徧歷。到處皆於#7石崖屋壁人不及處題云：許錯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。睹筆蹤者矣#8，莫不歎其神異，竟莫詳偃月子也。後多遊廬江間。嘗醉吟曰：聞苑花前是醉鄉，拚翻王母九霞觴。草仙拍手嫌輕薄，謫向人問作酒狂。好事者或請之，曰：我天仙也，方在崑崙就宴，失儀見謫。人皆笑之，以為風狂。後當春景，插花滿頭，把花作舞，上酒家樓醉歌，昇雲飛去。

#### 金可記

金可記，新羅人也。賓貢進士。性沉靜好道，。不尚華侈。或服氣鍊形，自以為藥。博學強記，屬文清麗。美姿容，舉動言談，迥有中華之風。俄擢第，遁#9居終南山子午谷中，懷隱逸之趣。手植奇花異果極多。嘗焚香靜坐，若有思念。又誦《道德》及諸仙經不輟。後三年，思歸本國，航海而去。復來，衣道服，卻入終南，務行陰德。人有所求，無阻者。精勤為事，人不可諧也。．大中十一年十二月，忽上表言：臣奉玉皇詔，為英文臺侍郎，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。時宣宗極以為異，遣中使徵入內，固辭不就。又求見玉皇詔，辭以為別仙所掌，不留人間。遂賜官女四人、香藥、金綵。又遣中使二人專看待。然可記獨居靜室，宮女、中使多不接近。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，中使竊窺之，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，儼然相對。復有侍衛非少。而宮女、中使不敢輒驚。一一月十五日，春景妍媚，花卉爛慢，果有五雲、唳鶴、白鴿、簫笙、金石、羽蓋、瓊輪、幡幢滿空，仙仗極眾，昇天而去。朝列士庶觀者填隘山谷，莫不瞻禮嘆異。

#### 宋玄白

宋玄白，不知何許人。為道士。身長七尺餘，眉目如畫，端美肥白，言談秀麗，人見皆愛之。有道術，夏則衣綿，冬則單衣跡雪中，去身一丈餘，周匝氣出如蒸，而雪不凝。、又指燈即滅，指人若隙風所吹，颼颼然。指庭問草木，颼颼而動。多遊名山，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，後遊括蒼仙都。辟穀養氣，然

嗜酒。或食氤肉，必五斤，以蘇齋一盆，手撮肉畢，即飲酒二斗，用一白梅。人有求得一片蘇食之者，言不作秣味，有如異香，終日在齒舌間，香不歇。人問得秣食者頗多，而畢身無病，壽皆八九十。玄白到處，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，行則捨之。人皆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。又遊越州，遇大旱，方曝廷樂龍以祈雨。涉旬亢陽愈甚。玄白見之，以為凡所降雨，須俟天命，非上奏無以致之。於是止於玄真觀，焚香上祝，經夕大雨澎告足，越人極神異之。復南遊到信州，又逢大旱祈禱。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，州乃請之。遽作術，飛釘城隍神雙目。刺史韋德璘怪其貯婦女，復釘城隍，此妖狂也，將加責辱。健步輩欲向之，手腳皆不能動，悉仆倒，伽杖亦自摧折。玄白笑謂德璘曰：使君不悟劉根欲見誅，罰祖彌耶？德璘方懼。祈禱須臾，致雨。禮而遣之。其靈術屢施，不可備錄。後之撫州南城縣，白日上昇而去。

### 賀自真

賀自真，莫究其來也。為道士，居嵩山。有文學，為事高古，常焚修精勤。年少，人亦不知其甲子，然道俗相傳，見之多年矣，皆不甚為異。一日雲鶴滿空，聲樂清響，自真忽飛昇而去。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，見洛城人觀望瞻禮，驚歎不已，遂為詩曰：子晉鸞飛古洛川，金桃再熟賀郎仙。三清樂奏嵩丘下，五色雲屯御苑前。朱頂舞低迎絳節，青餐歌對駐香餅。誰能白晝相悲哭，太極光陰一萬年。

### 賣藥翁

賣藥翁，不知其姓名，人或請之，稱祇此是真姓名也。有自童稚見之，迨于暮齒，復見其顏狀不改。常提一大葫蘆賣藥，人告疾苦求藥，得錢不得錢，悉與之無阻。藥皆稱神效。或無疾，戲而求藥者，得必失之。由是人不敢妄求藥，敬之如神明。常醉於城市間，得錢亦與貧人。或戲問之：有大還丹賣否？曰：有一粒，一千貫錢。人皆笑之，以為風狂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：有錢不買藥喫，盡作土饅頭去。人莫曉其意，益笑之。後於長安賣藥，抖擻葫蘆已空，內只有一丸，出極大，有光明，安在掌中，謂人曰：百年人問賣藥，過卻億兆人，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，深可哀哉。今須自喫卻。藥饞入口，足下五色雲生，風起飄飄，飛騰而去。

### 鄧去奢

鄭去奢，衢州龍丘人也，家於九峰山下。少入道，遊學道術，精思忘疲。年三十餘，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，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。而觀北五里有茅山，高五十餘丈，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。去奢慕前事，登其山，遂結菴以居。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，人為之構屋及造堂宇，設老君，寫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景，朝夕焚修朝禮。山東南有一方石，闊二丈餘，平若砥

，蓋天生也。去奢常坐其上，拱默靜想。一日一感神人謂之曰：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，並瓶盛丹，在此石下，可以取之。去奢謝神人曰：此石天設，非人力可加。自惟荒謬，守真而已，託以山棲獲安，久蒙靈祐。劍之與丹，詎敢輒取？神人曰：但勤修無怠，劍丹自可立致。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送於去奢。劍乃張天師七星劍，丹以石匣藏一瓶盛之。傾藥得斗餘，如麻子，紅色光明。去奢自服，及施人有疾者，皆愈。時麗水縣人華造承中和年荒亂之後，擁土人，據巖險。浙東帥具以上朝廷，議欲息兵，授造以為刺史。而造兇險，聞去奢得丹劍，而囚鑱去奢於空屋中。時方盛暑，一月不與飲食，造謂去奢已斃矣。及開屋，見"神色儼然，顏狀光白，愈於來時。造極驚異，卻送去奢歸山，劍丹留之。一夜風雷飛鳴，失所#10。去奢聞神仙告，卻歸石下。爾後去奢居山十五年，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。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，見龍虎鳥跡，咸驚異。去奢不食多年。他人忽穢觸其山，春冬則猛獸來驚，夏秋則毒蛇所螫。去奢又言：每見雷雨在山半，龍行雨，及雷公電母，鬼神甚眾。或至此山相見，甚有禮焉。又寄宿道士夜皆聞去奢居靜室內，到曉與人談話。竊窺之，乃聞異香滿山，及環珮聲。去奢儼坐，有戴遠遊冠、絳服、螺髻垂髮、碧銷衣男女四人對坐，侍從皆玉童玉女，光明照身。復有神人遠遊於側。而道士皆不敢驚。日一歸觀中，傳說以為異耳。卻後十五年，去奢告道士曰：恐當離此山去，不長相見也。他日忽有綵雲鸞鶴，聲樂滿空，徘徊山頂。復有輿餅幢幡，靈官駕龍鹿，皆五色，亦騎鸞鳳，迎去奢上昇而去。山下道俗觀望甚眾。後野火焚其屋舍，而靈跡尚存。今有道士醮祭焉。

### 謝自然

謝自然，蜀華陽女真也。幼而入道。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，一覽皆如舊讀，再覽誦之不忘。及長，神情清爽，言談迥高。好琴阮，善筆扎，能屬文。常鄙卓文君之為人，每焚修瞻禱王母、麻姑，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。及年四十，出遠遊往青城、大面、峨眉、三十六靖廬、二十四治直犁切。尋離蜀，歷京洛，抵江淮，凡有名山洞府靈跡之所，無不辛勤歷覽。後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峰，有道孤高，遂詣焉。師事承禎三年，別居山野，但日採樵，為承禎執爨而歸。又持香果，專切問道。承禎訝其堅苦，曰：我無道德，何以腔此？然爾竟何所欲？自然曰：萬里之外，嚮師得度世之道，故來求受上法以度耳，非他求也。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，恐泄慢大道，但唯諾而已。復經逾歲月，自然乃歎曰：明師未錄，無乃命也。每登玉霄峰，即見滄海蓬萊，亦應非遠，人問恐無可師者。於是告別承禎，言去遊蓬萊。罄捨資裝，布衣絕粒，挈一席以投於海，泛於波上。適新羅船見之，就載。及登船數日，但見海水碧色，日落則遠浪相蹙，陰火連天，船在火焰中行。逾年，船為風飄入一色水如墨

，又一色水如粉，又一色水如朱，又一色水黃若硫黃氣。忽風轉，船乃投易澳中，有山，日照如金色，亦有草樹、香霧，走獸與禽皆黃色。船人俱上山，見石無大小，悉是硫黃。賈客遽棄別貨，盡載其石。凡經四色水，每過一水，皆三虔敬，終五晝夜。風帆所適，莫知遠近。復行月餘，又為#11橫風所飄，海人惶惑，舟人恐懼。遙見水上湧出大山，上列紅旗千餘面。海師言是鯨魚揚鬣。又晴天忽見氣直上，高百餘里，傍若暴風雨。此魚腦有井，噓吸則氣出如此。復見海人怪獸鬼神，千態萬狀。自然乃焚香想蓬萊，禱祝須臾，俄到一山，見林木花鳥，煙嵐若春。海師登山，望有屋舍人家甚眾。自然謂曰：豈非仙山也？而海師言：船人可登山歇泊，以候風便。俄而人皆登山散遊，而自然獨遊一處，有道士數人，侍者皆青衣。有樹，風動如金石聲。花草香薰人徹骨。綵鸞、霜鶴、碧雞、五色犬遊於庭際。中有一人，花冠霞被，狀貌端美。青衣引自然入，虔懇禮謁。道士問：欲何往？自然曰：蓬萊尋師，求度世去。道士笑曰：蓬萊隔弱水，此去三十萬里，非舟楫智可行，非飛仙莫到。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，身居赤城，此乃良師也，可以迴去。俄頃風起，聞海師促人登船，言風已便。及揚帆，又為橫風飄三日，卻到台州岸。自然欣然復往天台，具言其實，以告承禎，並謝前過。承禎曰：俟擇日昇壇以度。於是傳授上清法。後卻歸蜀，至#12貞元年中，白日上昇而去。節度使韋皋奏之。

### 裴玄靜

裴氏道名玄靜，維氏縣令昇之女，鄂縣尉李言妻也。幼而聰慧，母以詩書示之，覽皆誦之不忘。及笄，以婦功容自飾，而情迥然好道。請於父母，置於一靜室披戴。父母亦崇道，深念許之，日以香火瞻禮道像。以女使伴之，必逐於外處。獨居，若別有女伴言話。父母窺之，復不見人。請之，堅不言。潔思閑淡，雖骨肉常#13而拘之以禮，無慢容。及年二十，父母欲歸於李言。聞之，深以為不可，唯願入道修真，以求度世。父母抑之曰：女生有歸，是為禮婦。時不可失，禮不可虧。儻入道，是畢世無所歸也。南嶽魏夫人亦從人，棄嗣後為上仙。遂逼之以適李言，婦禮臻備。未一月間，告於李言：以素修道，神人不許為君妻、請絕俗。李言亦早慕道，聞妻之言，甚異。乃獨居靜室焚修，夜中聞言笑聲。李言稍疑之，未敢驚，乃壁隙窺之，見光明滿室，聞異香芬馥，有二女子，年可十七八，鳳髻霓裳，姿態宛麗，侍女數人，皆雲鬢銷服，綽約在側。玄靜與二女子言談。李言異之而退。及旦問於玄靜，曰：有之，此崑崙仙倡相省。上仙已知君窺，以衛止之，而君未覺。更來，慎勿窺也，恐君為靈官所責。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，非久在人間。道君念君後嗣未立，候上仙來，當為言之。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。經年，復降送一兄與李言，曰#14：此君之子#15也，玄靜即當去矣。三日，有五雲盤旋，仙女奏樂，白

鳳載玄靜昇天，向西北而去。

### 戚逍遙

戚氏道名逍遙，冀州南宮人也。父教授生徒以自資。而逍遙十餘歲，情頗清澹，不為兒戲，有好道心。父母亦知之，常行陰德於人。而父以女誠授於逍遙，覽之曰：此常人之事耳。遂取《老子》、仙經誦之不輟。及笄，媒氏詣其家，聞之以為不祥。迨二十歲，父母以適同邑薊潯，耕織之家，而舅姑嚴酷，責之以蠶農怠情。而逍遙晨暮以齋潔修誨為事，殊不以生計在意。前得亦屢責之，逍遙白舅姑，請退返於父母家。及父母家，亦逼迴。於是不能為塵俗事，願獨居靜室修道，以資舅姑。薊得與父母俱有他疑，乃棄之於一室。而逍遙但以#16香水，為絕食靜想，自歌曰：笑看滄海欲成塵，王母花前別眾真。千載卻歸天上去，一心珍重世間人。薊得家及鄰里悉以、為妖狂。夜聞室內有人言話聲，及曉，見獨坐，亦不驚。又三日，晨起，舉家聞屋裂如雷，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，仰視半天，有雲霞煙靄煥赫，鸞鶴飛鳴，復有仙樂，香餅綵仗羅列。逍遙與眾仙俱在雲中，歷歷言分別言語。薊得馳報逍遙父母，到猶見之。邑郭之人咸奔觀望，無不驚歎。

### 續仙傳卷上竟

#1『成』字《四庫全書》本《續仙傳》（下簡稱《四庫》本）作『列』字。

#2『眾』字據《四庫》本補。

#3『受』原作『授』，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
#4『二百僧』，《四庫》本作『三百借』。

#5此句《四庫》本作『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』。

#6『默之』，《四庫》本作『默然』。

#7『於』字據《四庫》本補。

#8《四庫》本無『矣』字。

#9『遞』字原文作『門進』，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
#10此句《四庫》本作『失所在』。

#11『為』字據《四庫》本補。

#12『至』字原文作『止』，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
#13《四庫》本『常』后有一『見』字。

#14『曰』字據《四庫》本補。

#15『子』字原文作『女』，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
#16『以』字《四庫》本作『資』。

### 續仙傳卷中

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編

隱化一十二人

孫思邈

孫思邈，京兆華原人也。七歲就學，日誦千言。及長，盛談莊老百家之說。周宣帝時，以王室多事，隱於太白山學道，鍊氣養形，求度世之術。洞曉天文推步，精究醫藥，審察聲色，迴蘊仁慈。凡所舉動，務行陰德，用心自固，濟物為功。偶出路行，見人欲殺小青蛇，已傷血出，思邈求其人，脫衣贖而救之。以藥封晨，放於草間。後月餘復出行，見一白衣少年，僕馬甚盛，下馬迎拜思邈，謝言：小弟蒙道者所救，父母欲相見。而思邈每以藥救人極廣，聞之不以為意。少年復懇拜請，以別馬載思邈，偕行如飛。到一城郭，花木正春，景色和媚，門庭煥赫，人物繁盛，儼若王者之居。少年延思邈入，見一人端美，白帖帽，絳衣，侍從甚眾，欣喜相接，謝思邈曰：深思道者，固遣兒子相迎。前者小兒偶出，忽為愚人所傷，賴脫衣贖救，獲全其命。此中血屬非少，共感再生之恩。今面道者，榮幸足矣。俄頃，延思邈入，若宮闈內，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，再三拜謝思邈言：此兒癡馱，為人傷損，賴救免害。思邈省記嘗救殺青蛇，即訝此何所也。又見左右皆闈人宮妓，呼帖帽為君王，呼女子為妃子，思邈心異之，潛問左右，曰：此涇陽水府也。帖帽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，辭以辟穀服氣，唯飲酒耳。留連三日，問思邈所欲。對曰：居山樂道，思真鍊神，目雖所窺，心固無欲。乃以輕銷珠金贈於思邈，堅辭不受。曰：道者不以此為意耶？何以相報？遂命其子取龍宮所頒藥方三十首與思邈，謂曰：此真道者，可以濟世救人。俄復命僕馬送思邈歸山，深自為異。歷試諸方，皆若神效。後著《千金方》三十卷，散龍宮之方在其內。又以聲色診人之疾，著《脈經》一卷，皆盛行於世。隋文帝輔政，徵為國子博士，不就。嘗謂人曰：過此五十年，當有聖人出，吾方助之，以濟生人。唐太宗召詣京師，訝其容貌甚少，歎曰：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，羨門之徒，豈虛言哉。將授以爵位，固辭不受。高宗初，召拜諫議大夫，復固辭不受。時年九十餘，視聽不衰。范陽盧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，嗟稟受之不同，昧遐夭之殊致，問於思邈曰：名醫愈疾，其道如何？對曰：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，善言人者必本於天。天有四時五行，寒暑迭代，其轉運也，和而為雨，怒而為風，凝而為霜雪，張而為虹蜺，此天地之常數也。人有四支五藏，一覺一寐，呼吸吐納，瀆而為往來，流而為榮衛，彰而為氣色，發而為音聲，此人之常數也。陽用其精，陰用其形，天人之所同也。及其失也，蒸則生熱，否則生寒，結而為疣贅，陷而為癰疽，奔而為喘乏，竭而為焦枯，診發乎面，變動乎形，推此以及天地，則亦如之。故五緯盈縮，星辰失度，日月錯行，彗孛流飛，此天之危疾也

。寒暑不時，此天地之蒸否也。石立木踴，此天地之疣贅也。山崩地陷，此天地之癰疽也。奔風暴雨，此天地之喘乏也。雨澤不時，川原涸竭，此天地之焦枯也。良醫導之以藥石，救之以針劑。聖人和之以道德，輔之以人事。故體有可愈之疾，天地有可銷之災。又曰：膽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圓而行欲方。詩曰：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謂小心也。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謂大膽也。不為利回，不為義疚，仁之方也。見機而作，不俟終日，智之圓也。其文學也穎出，其義術也不可勝紀。高宗後無可，制授承務郎，致之尚藥局，不就。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，晨起沐浴，儼其衣冠，端然而坐，謂子孫曰：我為世人所逼，隱於洞府修鍊，將昇無何之鄉，臣於金闕，不能應召來往。俄氣絕。遺令薄葬，不設盟器牲牢之奠。月餘顏色不變。舉屍入棺，如空衣焉，已尸解矣。

### 張果

張果隱於常州條山，往來汾晉間。時人傳有長年祕術。耆老云：為兒童時見之，自言數百歲矣。一唐太宗、高宗累徵之不起，則天召之出山，佯死於拓女廟前。時方盛暑，須臾見爛生蟲，聞於則天，信其死矣。後有人於常州山中復見之。開元二十三年，玄宗召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常州迎果，對晤氣絕而死。晤乃焚香啟請，宣天子求道之意，俄頃漸蘇。晤不敢逼，馳還奏之。乃命中書舍人徐嬌、通事舍人盧重玄窗璽書迎之，果隨嬌到東都，於集賢院安置，肩輿入宮，備加禮敬。公卿皆往拜謁。或問以方外之事，皆詭對。每云：余是堯時丙子年人。時莫能測也。又云堯時為侍中。善於胎息，累日不食，時進美酒及三黃元#1。玄宗留之內殿，賜之酒，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，有一弟子可飲一斗。玄宗聞之喜，令召之。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，年可十六七，美姿容，旨趣雅澹，應對言詞清爽，禮貌臻謹。明皇命坐，果曰：弟子常待立於側，未宜賜坐。明皇目之一愈喜，遂賜之酒。飲及一斗不醉。果辭曰：不可更賜，過度必有所失，致不龍顏一笑耳。明皇又逼賜之，酒忽從頂湧出，冠子爆地，化為一梳。明皇及嬪御皆笑。驚視之，但見一金梳在地。覆之，梳盛一。斗。驗之，乃集賢院中梳也。累試仙術，不可窮紀。遂下詔曰：常州張果先生，遊方之外者也。跡仙高尚，心入杳冥，是混光塵，應召城闕。莫知甲子之數，且謂羲皇上人。閱以道樞，盡會玄極。今則將命鶴書之禮，爰旌蟬蛻之流。可銀青光祿大夫，仍賜號通玄先生。果陳老病，乞歸常州。賜絹三百疋，並隨侍弟子二人，兼給驛舁。到常州，弟子一人相隨入山。天寶初，明皇又遣特詔，果聞之，忽卒。弟子葬之。後發棺，空棺而已。

### 許宣平

許宣平，新安歙人也。睿宗景雲中，隱於城陽山南塢，結菴以居。不知其服餌，但見不食。顏若四十許人，行疾奔馬。時或負薪以賣。常掛一花瓢及曲

竹杖，每醉，騰騰以歸，獨吟曰：負薪朝出賣，沽酒日西歸。路人莫問歸何處，穿白雲，行入翠微。爾來三十餘年，或濟人艱危，或救人疾苦。城市之人多訪之，不見，但睹菴壁題詩云：隱居三十載，築室南山巔。靜夜飯明月，閑朝飲碧泉。樵人歌隴上，谷鳥戲巖前。樂矣不知老，都忘甲子年。好事多詠其詩。抵長安者，於驛路洛陽同華問傳舍是處題之。天寶中，李白自翰林出東遊，經傳舍，覽詩，吟之嗟歎：此仙人詩也。乃請之於人，得宣平之實。白於是遊及新安，涉溪登山，累訪之不得，乃題其菴壁曰：我吟傳舍詩，來訪真人居。煙嶺迷高跡，雲崖隔太虛。窺庭但蕭索，倚杖空躊躇。應化遼天鶴，歸當千載餘。是冬野火燎其菴，莫知宣平蹤跡。百餘年後，咸通七年，郡人許明奴家媪常逐伴入山採樵，獨於南山中見一人獨坐石上，方食桃，甚大，問媪曰：汝、許明奴家人也？我明奴之祖宣平也。媪言：常聞已得仙多年。曰#2：汝歸為我語明奴，言我在此山中。與汝一桃食之，不可將出，山中虎狼甚多，山神惜此桃。媪乃食桃，甚美，頃之而盡。宣平遣媪隨樵人歸家，言之明奴之族，甚異，傳聞於郡人。其後媪僧食，日慚童顏，輕健愈常。中和年以來，兵荒相繼，居人不安，明奴徙家避難，媪入山不歸。今人採樵，或有見其媪，身衣藤，行疾如飛。逐之，昇林木而去。

#### 劉商

劉商，彭城人也。家於長安。少好學強記，精思攻文。有《胡茄十八拍》盛行於世。兒童婦女咸悉誦之。進士擢第，歷臺省為郎。性耽道術，逢道士即師資之。鍊丹服氣，靡不勤功。每歎光景甚促，筋骸漸衰，朝馳暮止，但自勞苦，浮榮世宦，何益於己。古賢皆隨官以求道，多得度世。幸畢婚嫁，不為欲累，豈劣於許遠遊哉。於是以病免官，入道東遊。及廣陵，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，聚眾極多，所買藥，人言頗有靈效。眾中見商，目之甚相異，乃罷賣藥，攜手登樓，以酒為勸。道士所談，自秦漢歷代事，皆如目睹。商驚異，師敬之。復言，神仙道術不可得也。及暮，商歸僑止，道士下樓，閃然不見#3。商益訝之。商翌日又於街中訪之，道士仍賣藥，見商愈喜，復挈上酒樓，劇談歡醉。出一小藥囊贈商，並戲吟曰：無事到揚州，相擁上酒樓。藥囊為贈別，千載更何求。商記其吟，暮乃別去。後商累尋之，不復見也。商乃開囊視之，重重紙裹一葫蘆，得九粒藥，如麻粟大。依道士口訣吞之，頓覺神爽不飢，身輕醒然。過江遊茅山，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。當春之時，愛菴畫溪之景，遂於胡父渚茸居，隱於山中。近樵者猶有見之，我劉郎中也。而莫知其所止。已為地仙矣。

#### 劉譜

劉嚙，立曰港小字宜哥，瞻兄也。嚙家貧好道，常有道士經其家，見嚙異

之。問：知道否？曰：知之。性饒俗氣，業應未諍，遽可疆學？道士曰：能相師乎？瞎曰：何敢？於是師事之。道士命嗜山棲求道，無必巾裹。嘈遂丫角布衣，隨道士入羅浮山。瞎與瞻俱讀書為文，而瞎性唯高尚，瞻情慕榮達。嚕嘗謂瞻曰：鄙必不第，則逸於山野，爾得第，則勞於塵俗，意不及於鄙也。然慎於富貴，四十年後當驗矣。瞻曰：神仙遐遠難求，秦皇、漢武非不區區也，廊廟咫尺易致，馬周、張嘉貞可以繼踵矣。自後嘈愈精思於道，乃隱於羅浮。瞻以進士登科，會昌七年及第，屢歷清顯。及昇輔相，頗著變調之稱。俄被謫南行，次廣州朝臺，泊舟江濱。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，衣履不濕，欲見瞻。左右皆訝，乃語之，但言宜哥來也。以白瞻，問形狀，具以對。瞻驚歎，乃迎入見之。嚕顏貌可二十來，瞻已繙然衰朽。方為逐臣，悲喜不勝。瞻後勉之：與爾為兄弟，手足所痛。曩日之言，今四十年矣。瞻益感歎，謂嘈曰：可復修之否？嘈曰：身邀榮寵，職和陰陽，用心動靜，能無損乎？自非弟家阿兄已昇天仙，詎能救爾？今惟來相別，非來相救也。遂同舟行，話平生隔閡之事。

一夕，失嚕所在。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。瞻遂南適，段於貶所矣。

### 羅萬象

羅萬象，不知何許人。有文學，明天文，洞精於《易》。節操奇特，布衣遊行天下。居王屋山久之，後南遊羅浮山，歎曰：此朱明洞天，葛稚川曾棲此以鍊丹。今雖無鄧嶽相留，聊自駐泊矣。於是愛石樓之景，乃於山下結菴以居。常餌黃精，服氣數十年。或出遊曾城泉山，布水下採藥，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，來往無定。忽一食，則十數人之食不足。或不食，則莫知歲月。光悅輕健，日行三四百里。緩行，奔馬莫及。後卻歸石樓菴中，竟不復出，隱於山中。後不知其所往矣。

### 李珣

李珣，廣陵江陽人也。世居城市，販耀自業。而珣性迴端謹，異於常輩。年十五，隨父販耀。父適他行，以珣專其事。人有耀之，與耀，珣即授之斗升斗，俾令自量，不計時之貴賤，一斗只求兩文利，以資父母。歲月既深，衣物甚豐，父怪而問之，具以實對。父曰：細吾之所業，同流者眾，無不用出入升斗，出輕入重，以窺厚利。雖官司以春'秋較推，然終莫斷其弊。一衫吾早晤之，但一升斗，出入皆用之，自以為無偏久矣。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，吾不可及也。然衣食豐給，豈非神明之助也？後父母歿世，及珣年八十餘，不改其業。適李珣出相，節制淮南，而珣以新節使同姓名，極以自驚，乃改名寬。李珣下車後，數月修道。齋次，夜夢入洞府中，見景色正春，煙花爛慢，翔鸞舞鶴，彩雲瑞霞，樓閣連延。珣獨步其下，見石壁光瑩，填金書字，列人姓名，內

有李珣，字長二尺餘。珣視之極喜，自謂生於明代，久歷顯官，又昇宰輔，能無功德及於天下？今洞府有名，我仙人也。再三為喜。方喜之際，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，珣問：此何所也？曰：華陽洞天。此姓名非相公也。珣驚復問：非珣，何人也？仙童曰：此相公江陽部民也。珣及曉，歷記前事，益自驚歎。問於道士，無有知者。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請之，亦莫知一也。乃令府城內外求訪同姓名者。數日經營，里巷相推，乃得李寬舊名珣。及聞於珣、乃以車畢迎之入府，致諍室。齋沐卹拜為道兄，一家敬事，朝夕參禮。李寬情素恬澹，道貌秀異，鬚長尺餘，皓然可愛。年六十時，曾有道者教其胎息，亦久不食。珣愈敬之。及月餘，乃問：道兄平生得何道術，服鍊何藥？珣曾夢入洞府，見石壁姓名，仙童所指，是以迎請師事，願以相授。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。珣復虔拜，以問寬所修如何。寬以愚民不知所修，遂具販糶以對。珣再三審問，咨嗟曰：此常人之難事，陰功不可及也。復曰：乃知世之富貴，動靜有損。雖在貧賤，用心獲祐。名書仙籍，以警塵俗。又問胎息不食之由，亦以實對。珣日師其胎息。後李寬州百餘歲，輕健異常，忽告子孫曰：吾寄世多年，雖然養氣，亦無益汝輩。一夕而卒。三日棺裂，啟視之，衣帶不解，如蟬蛻焉，已尸解矣。

#### 王可交

王可交，蘇州崑山人也。以耕釣自業，居於松江南趙屯村。年三十餘，莫知其道。常取大魚自喜，以槌擊殺，煮之，搗蒜蠹以食。常謂樂無以及。一旦棹漁舟，方鼓植高歌入江，行數里間，忽見一綵畫花舫漾於中流，有道士七人，皆少年，玉冠霞被，服色各異。侍從十餘人，鬚角雲髮。又四人，黃冠乘舫。一人呼可交姓名，方驚異，不覺漁舟已近舫側。一道士令鬚角引可交上舫，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，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，可交莫識。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。可交遠立於筵之末，褊拜七人。共視可交，一人曰：好骨相，合有仙分。生於凡賤間，已炙破矣。一與酒喫，侍者瀉酒於樽中，酒再三瀉之不出。侍者具以告。道士曰：酒之靈物，必若得入口，當換其骨。瀉之不出，亦乃命也。一人曰：與栗喫。俄有一人於筵中取二栗，侍者送與可交，令喫。視之，其栗青赤，光如棗，長二寸許。齧之有核，非人問之栗，內脆而甘。久之，食方盡。一人曰：王可交已見之矣，可令去。命一黃衣送上岸，乃於舫邊覓所乘漁舟，不見。黃衣曰：不必漁舟，但合眼自到。於是合眼，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。令開眼，已到。及開眼，失黃衣所在，但見峰巒重疊，松梧參天。坐於路中石上，及望見有門樓，人出入。俄頃，採樵者並僧十餘人到，問可交何人。可交具以前事對。又問：何日離家？可交曰：今日早離家。又問：今日是何日？是三月三日。樵者與僧驚曰：今日是九月九日，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。

可交問：此地是何所？僧曰：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。又問：此去華亭多少地？僧曰：水陸千餘里。可交自訝不已。為僧邀歸寺，設食。可交但言飽，不喜聞食氣，唯飲水耳。眾僧審問，極異之，乃以狀白唐興縣，以達台州，聞於廉使王諷。諷素奉道，召見，極以為非常之事，神仙變化不可測也。可交身長七尺餘，儀貌殊異，言語清爽。諷歎曰：此誠真人也。又以同姓，益敬之，飾以道服，而遣人往蘇州以請所貫。具言可交三月三日乘漁舟入江不歸，家人尋得漁舟，謂恐墮水而死，妻子已招魂葬矣。王諷具以奏聞，詔稱其異。後可交卻歸鄉里，備話歷歷。及與鄉人到江上，指所逢花舫之處依然。可交食粟之後已絕穀，動靜若有神助，不復耕釣，乃挈妻子往四明山。二十餘年，復出明州賣藥，使人沽酒。得錢但施於人。時言藥則壺公所授，酒則餘杭阿母相傳。藥極松疾，酒甚醉人。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，世間不及。道俗多圖其形像，有患店及邪魅者，圖於其側即愈。後三十餘年，卻入四明山不復出。今人時見者。

### 李昇

李昇，字雲舉，自言江夏人，唐德宗甲午年生。幼而聰悟。及長，博通早書，能文，機捷，出口成章。為性高古，師於少室山道士，學鍊氣養形之術。常布衣遊行天下。時元稹廉察浙東，白居易出牧錢塘，以昇舊友，皆暮昇之文學道術，邀至。於賓席問，問昇：生當太平之世，何不就榮祿而久為布衣？對曰：不為世徵，徵亦不就。乃徐吟曰：生在儒家遇太平，玄燠重滯布衣輕。誰能世路趁名利，臣事玉皇歸上清。元與白奇之，以詩酒延留歲餘，復去他遊，莫知所之。僖宗庚子歲，黃巢犯闕之後，天下騷然，唯江左稍安。宛陵主帥田頭常好道術，而昇五十年前，宛陵有耆老為童稚時識之，言狀貌不改於當時，人甚異之。田顯乃延之，師敬益厚。光澤輕健，若四十餘許人。鬚髮甚黑，目瞳且方，牙齒尖銳，如排棗核。好喫石蓮，須臾咬一升，皆作兩截，人不可學。飲酒二斗不醉。絕穀養氣，雪中單衣而顏益紅白。時引中指指燈，丈餘若聞風所吹。不知其服餌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，皆嬌詞以對。忽告人曰：我厭此世兵革紛紛，不如去矣。時昭宗為朱全忠所篡，昇聞而不平。翌日俄氣絕，顏色不變。舉之就棺，空衣耳。已年一百四十一七歲矣。未月餘間，田額兵敗，禍及昇，已先覺而去。亦嘗言之於人，咸思之，聖人也。後累有人於蜀中見之。

### 葉千韶

葉千韶，字魯聰，洪州建昌人。少師事西山道士許昊二真君道術，辟穀服氣。嘗獨居山中，忽大風雨雷電，有一白衣人拜千韶，言君道德臻備，仙籍褒昇，當在人間役使鬼神，更顯功績。今神人將降，君可以見之，無所畏也。

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。俄頃，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，又神將十餘人，皆帶劍，佩龍虎符，部從鬼神甚眾。有二黃衣綠衣吏，各執簿一卷，神將皆列拜千韶。真官謂千韶曰：天命授君此簿，神將吏兵幸備役使，以救世人。千韶拜受天書，捧其簿閱之，若人間兵籍也。吏掌其簿書，請召即應命。自後長嘯則風生林壑，嘆水則雨流原野，捺地則雷鳴被梳，手畫空則電光爍人。乃遊行天下，若佯狂，常醉騰騰於城市間。忽驅叱似振威，人問之：何為如此？應之曰：我見某處火災，某處亢旱，使雨救之耳。人皆覆之，實有其驗。或經過郡縣，逢旱皆請救之。千韶乃備香案啟祝，須臾降雨。人有請致雷者，腳捺地便鳴，從地底發輪較聲。或苦雨祈晴不應，乃請千韶止之。遂作衛，便晴霽。冬中或旱祈雪，千韶乃單衣跣足，立於日中嘯詠。俄頃，風雲會合，降雪連宵。又以符救人疾苦，不俟人之求請，見疾者，無不憫而救之。有邪魅者，聞千韶之名自愈。得符者，終身不復更發。咸通十一年遊及濠州，聞刺史劉防忽中風垂死，名醫莫療。千韶策杖入州曰：感我此來，使君再生矣。於是書符三道，貼於肩臉腿，曰：驅風從腳出，三日當愈。風果颼颼從腳心出，三日平復如故。防博通文學，素好道術，歷官得郡，善政及人。乃謂賓吏曰：防平生師道，忽中暴風，遽感聖人，以相救療。董奉還士燮之魂，庶可伴矣，實道力之所報也。郡人皆神於千韶。防乃迎之於郡齋，欲師事，厚以金帛謝之。千韶遽捨防而去，尋之無蹤。後荊襄間人見，話濠州事而笑。十餘年卻隱於西山。今人時有見之者。

### 徐鈞者

徐鈞者，不知其名，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。言談清爽，皆引子史。捷而能文，每自吟曰：曾見秦皇架石橋，海神忙迫漲驚潮。蓬萊隔海雖難到，直上三清卻不遙。常腰懸一葫蘆，棹扁舟泛於鄂渚，上及三湘，下經五湖。每將魚就沿江市井博酒，與人吟話而去。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，而顏貌不改。人或戲留之，約名目斤數釣魚，須臾得魚如其約，人皆異之。及見之有疾，即葫蘆內取藥救之。其藥如麻粟大，不許人服食，唯以酒研塗心腹間，其疾便愈，無不神驗。人有問之：藥可服食否？曰：可，祇是入口便憎飯去。好道者服其藥一粒，十年絕食，而常須飲酒喫水暢之。顏益紅白，齒髮不衰。得其藥者甚多，壽皆八九十。廬山錢朗累服其藥，極得長年。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，逐之，舟去如飛，不可近，乃是水仙也。

### 錢朗

錢朗，字內光，洪州南昌人也。少居西山讀書，迴為精儒。勤苦節操，五經登科。累歷世宦，清直著稱。所履皆有遺愛，時論美之。唐文宗朝為南安都副使，後為光祿卿，歸隱廬山。情深好道，師於東嶽道士，得補腦還元服鍊長

生之術。昭宗世，錢塘彭城王錢繆慕朗得道長年，乃迎就錢塘，師敬之勤切。時朗已一百五十餘歲，童顏輕健，玄孫數人，皆以明經進身，仕為宰輔，已皓首矣，而朗猶如褪襖之子。錢鑠逼傳祕術。朗駐泊錢塘二十餘年，忽一日告別，言：我處世多年，適為上清所召，今須去矣。俄氣絕。數日顏色怡暢如生，異香滿室。舉之就棺，已為尸解。玄孫謂人曰：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歲矣。

#### 續仙傳卷中竟

- # 1 『元』字《四庫》本作『丸』。
- # 2 『日』字據《四庫》本補。
- # 3 『見』字原作『是』，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- # 4 「一謫」字原作『請』，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- # 5 『啟一字原作『聲』，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- # 6 『師事』原作『事師』，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- # 7 『受』字原作『授』，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
#### 續仙傳卷下

期請郎前行深水縣令沈汾編

#### 隱化八人

#### 司馬承禎

司馬承禎，字子微。博學能文，攻篆，迴為一體，號曰金剪刀書。隱於天台山玉霄峰，自號白雲子。有服餌之術，唐則天累徵不起。睿宗雅尚道教，屢加尊異，承禎方赴召。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，承禎對曰：《老子經》云：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且心目所見知，每損之尚未能已，豈復攻乎異端，而增智慮哉。睿宗曰：理身無為，則清高矣。理國無為，如之何？對曰：國猶身也。《老子》云：留心於擔，氣合於漠，順物自然，乃無私焉，而天下理。《易》曰：聖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。是知天下言而信，不為而成。無為之旨，理國之要也。睿宗深賞異，留之，欲加寵位，固辭。無何，告歸山。乃賜瀆寶摩花被以遣之。公卿多賦詩送之。常待徐彥伯撮其美者二十餘篇，為製序，名曰《白雲記》，見傳於世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，後登餌居要官，見承禎將還天台，藏用指終南謂之曰：此中大有佳處，一何必天台？承禎徐對曰：以僕所觀，乃仕宦之捷徑耳。藏用有慚色。明皇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。承禎善篆隸，金剪刀書自成一家體。帝命以三體寫《老子》，刊正文句。嘗鑄含象鑑、震景劍進之。命光祿卿韋滔至所居，按金籥設祠，厚錫。上封泰山回，問承禎：五嶽何神主之？對曰：嶽者，山之巨鎮，而能出雲降雨，為國之望。然靈仙所隱，別有仙官主之。於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。時女真焦靜真泛海詣蓬萊求師，至一山，見道者，指言曰：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，身居赤城，真良師

也。靜真既還，詣承禎求度，未幾昇天。嘗降謂薛季昌曰：先生得道，高於陶都水之任，當為束華上清真人。開元中，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，中夜行道畢，隔雲屏各就枕。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中玲玲如金玉響。天師乃褰裳躡步而窺之，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，光耀一席。逼而聽之，乃承禎腦中之聲也。天師退，謂其徒曰：《黃庭經》云：泥丸九真皆有房# 2，方圓一寸處此中。又云：左神公子發神語。先生之謂。有弟子七十餘人。忽曰：吾玉霄峰東望蓬萊，有靈真降駕，今為東海一青童君東華君所召，必須往。俄頃化去，如蟬說蛻。弟子葬其衣冠焉。時年八十有九。詔贈銀青光祿大夫，謚正一先生。帝親文其碑，韋渠牟作傳。嘗撰《修真祕旨》、《天地官府圖》、《坐忘論》、《登真系》等行於世。

### 曹德休

曹德休，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。人見之三十餘年，顏貌不改。常行民間，有疾者以符藥救之，無不愈。人有一女子，年二十餘，將聘於人，忽有邪物為魅，百方治之，益甚。其父詣德休，具陳病狀。德休曰：汝家居近山溪，有潭穴否？父言有之。

德休又曰：女子春時閑步溪側，為蛟所窺，已拘攝精魂在其穴矣。汝可將吾一符往彼，投於潭中，少頃有驗。投符之後，忽見潭水翻涌，水作#3霹靂聲。須臾一物浮出，長二丈餘，形如烏蛇，頭若大杓，已劈裂腦，流血斃矣。其父還家，見女精神明爽，全失其病。乃以財帛往謝。德休曰：本以救病，何以此為？終不肯受。德休常謂人曰：若家有疾苦，不必財帛，就德休求符藥，以江魚為繪一盤，並美酒一壺饗吾告之，其疾自痊？如其言，鄉里為之，無不應驗。人皆神事之。後忽告人曰：我捨此入西山天寶洞去，然來春牛疫頗甚，我留一姓名與汝傳寫。牛疫之時，以繪饗吾，書其字帖牛角上，自當無苦。其後牛果大疫，一境之內，帖其字者免災，不帖者斃。人咸思之，無復見者。王元芝傳云：曹德休，西晉大史官，後梁尚書郎，得不死之道。

### 閻丘方遠

閻丘方遠，字大方，舒州宿松人也。幼而辯慧。年十六，通經史。學《易》於廬山陳元晤。二十九，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。元澤奇之，謂方遠曰：子不聞老子云：吾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。蓋身從無為而生有為，今卻反本，是曰無為。夫無為者，言無即著空，言有則成礙。執有無即成滯。但於有無一致，泯然無心，則庶幾乎道。且釋氏以此為禪宗，顏子以此為坐忘。《易》云：無思也，無為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其歸一揆。又《經》云：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是何物也？子若默契神證，又何求焉？所惜者，子之才器高邁，直可為真門之標表也。方遠稽首致謝而去。復詣仙都山隱真巖，事

劉處靜，學修真出世之術。三十四歲，受法錄於天臺山玉霄宮葉藏質，真文祕訣盡蒙付授。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，篤好子史早書，每披卷，必一覽之，不遺於心。常自言：葛稚川、陶貞白，吾之師友也。銓《太平經》為三十篇，備盡樞要，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。唐昭宗景福二年，錢塘彭城王錢繆探慕方遠道德，訪於餘杭大滌洞，築室宇以安之。昭宗累徵之，方遠以天文推尋，秦地將欲荊榛，唐祚必當革易，伴之園綺，不出山林，竟不赴召。乃降詔褒異，就頒命服，俾耀玄風，賜號妙有大師、玄同先生。闡揚聖化，啟發蒙昧，真靈事跡，顯聞吳楚。由是從而學者，無遠不至。弟子二百餘人，會稽夏隱言、譙國戴隱虞、滎陽鄭隱瑤、吳郡凌隱周、廣陵盛隱林、武都章隱之，皆傳道要而陞堂奧者也。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官，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，安定胡謙光、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鍊神之妙旨。其餘遊於聖邇，藏於名山，不復得而記矣。天復二年二月十四，沐浴焚香，端拱而坐，俟停午而化。顏色怡暢，屈伸自遂，異香芬馥，三日不散。弟子以從俗葬，舉以就棺，但空衣而尸解矣。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。復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，自言：我捨大滌洞，歸隱瀾山天柱源也。

#### 聶師道

聶師道，字通微，新安歙人也。性聰淳直，言行謙謹，養親以孝聞，深為鄉里所敬。少師事于方外郎德誨之從兄也。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，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，構室宇以居之，目為問政山房。而師道事之辛勤。年十三，披戴冠裳。十五，傳法錄修真之要。後出遊績溪山。自言嘗覽《內傳》，見服松脂法，乃與道倡上百丈山採松脂。崖石迴聳百丈，遂以名之。其四望高千餘仞。夜宿於崖頂松下，天清月朗，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，遙遙而來，遲緩過於石金山。石金與百丈，其高相等，雖平地隔三十餘里，山頂相望咫尺間，乃聞仙樂到彼輾。少時，擊小鼓三通，復通奏金石笙簫，絲匏響亮，擊鼓而拍，莫審其曲調。聲揭而清，特異人問之樂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。後問於山下人，是夜皆聞之。其同倡嘆曰：方採靈藥，遽聞仙樂，豈非有感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。其後遊行歸南岳，禮玉清及光天、碧玉二壇。後浪招仙觀，入洞靈源。時當春景，聞蔡真人舊億處不遠，有花木甚異，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。師道喜之，乃辟穀七日，晨起獨往山中。徐行，聞花有異香，不覺日晚。忽到大溪傍，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。師道驟欲親近，方乃負樵將下溪，回顧師道，卻駐樵檐問：獨此何往？應之曰：學道尋仙，深心自切。聞蔡真人隱此山，願一禮謁爾。樵人曰：蔡君所居極深，人不可到。師道曰：攀蘿登崖，已及於此。有山通行，豈憚遠近。樵人又曰：日將暮矣，且行。過此山東，有人家可宿。師道欲隨樵人去，樵人遽入溪，水甚淺。及師道入，水極深而急，不敢涉。樵

人曰：汝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。目送樵人涉水面而去，不見。師道回山東十餘里，遙望見草舍三間，有籬落雞犬。漸近，見一人青白色，似農人，年可三十，獨居。見師道到，甚訝師道深山自行。主人又問師道：此來何之？應曰：尋蔡真人居。主人曰：路上見樵人否？曰：見。主人曰：此蔡道者適過也。師道聞之，禮祝曰：凡愚見仙聖不識，亦命也已。逼夜，山林深黑，投宿無地。又問曰：從何來？具以發邇新安尋真之由以對。乃許入其舍。復指師道，令近火爐邊床上坐，曰：山中偶食盡，求之未歸。師道曰：絕粒多時，卻不以食為念。見火側有湯鼎，復有數箇黃磁合。主人曰：合內物可喫，任意取之。乃揭一合，是茶。主人曰：以湯潑喫。及喫，氣味頗異於常茶。久之，復思茶。更揭之，合不可開。徧揭諸合，皆不能開。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，而不敢言。主人別屋睡，日高不起。又無火燭，睡中曰：此孤寂之處，忽病，無以相待。前村人家甚多，可以往彼。師道遂行數里，不見人家，悉是崖險，乃回，已迷向宿之處。復行約三十餘里，忽逢見一老人，欣喜，邀於石上坐。問入山之意，具以前事對之。老人曰：蔡君父子俱隱此山，昨夜所宿之處，即其子也。又曰：爾道氣甚濃，仙骨未就，入由飢渴；易能久留此哉。俄折草一莖與師道，形若薑苗，而長尺餘。嚼味甘美。復令取泉水。喫次，舉頭已失老人所在。師道悲嘆不已，而覺食茶草之後，氣力輕健，愈於來時。卻欲沿山路尋宿處，其路已為棘蔓蔽塞，前去不通，卻回招仙觀。眾道士驚異曰：此觀雖靈岳，側近虫獸甚多，人罕能獨行，何忽去月餘日，實久憂望。師道曰：昨日方去，始經一宿。具言見樵人及宿處，又逢老人。道士皆嘆曰：吾輩雖同居此觀，徒為學道，知有蔡真人，無緣一見。吾子夙有仙分，已見蔡君父子。其老人者，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，豈非彭君乎？子一入山，遽逢三仙人，一日一宿，人間月餘矣。其實積習之命也。師道深自嘆異。駐招仙觀修鍊餘年後，以親老思歸，卻回問政山。每入諸山拾薪彫藥，或逢虎豹，見師道則垂耳搖尾，俯伏於地。師道以手撫而呼之，乃起隨行。或以薪藥附於背上，負之送歸而去。昔郭文舉居大滌洞，伏虎亦如之。歛之近山頗有猛獸，而不為人之害者，自師道之感也。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，具陳其事。親聞之而喜曰：汝以孝養，我以道資，亦幸為汝母矣。此蓋宿慶之及也。後又出遊，復思往南嶽九疑山。早聞梅真人、蕭侍郎皆隱玉笥山，時人多見之。梅即南昌尉梅福也。蕭即梁之公子蕭子雲也，自束陽太守避侯景之亂，全家入山。二人俱得道於此。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，思慕梅、蕭，三遊郁木坑，或冀一見，堅心而去。山行極深，忽見一人，布衣烏紗帽，顏若五十許人。師道禮敬問之。初自稱行者，問師道何往，乃以尋梅、蕭為答。行者曰：聞爾精勤慕道，徧訪名山，誠亦非易。欲見二君，行者可以相引。爾宿業甚淨，已應玉籍有名。雖未便飛昇，當亦度世爾。行者又曰：我謝

通修也，恐爾未識，故以自言。本居南嶽，與彭、蔡同隱已三百年，知爾嘗遊洞靈源，我適為束華君命主玉筍山林地仙，兼掌清虛觀境土社令。爾與我素有道緣，是得相見。然梅、蕭日中為小有洞王所召，恐未便還，未可俟也。師道於是虔拜曰：凡世肉人，謬探大道，凝神注想，以朝繼夕，未知要妙。若浮于海，詛識其涯。不期今日獲見道君，實曠劫之幸也。通修曰：丹心懇苦，深可憫哉。爾世事未了，且當送爾出山，路往我所止。隨行數里，忽見草舍兩間，甚新潔。有床席、小鑪，然火煎湯，儼若書生所居，而無人。通修命師道入坐於木馬上，通修自坐於白石鹿上。俄有一量角童以湯一盤與師道，呷之神氣爽然。又指令架上取書一卷，通修曰：此《素書》也，但習之無息，當得真旨。師道意欲求住，師學之。未啟言而通修已知，曰：爾有親老，雖有兄能養，若欲更南遊，此未可言住。我有弟子曰紫芝，在九疑山。若往彼，見之，為我傳語，兼出《素書》示之，得盡其旨矣。或不見，但投《素書》於毛如溪上洞中，仍題石壁，記我傳語之意，紫芝當自授爾要道。言訖，乃發遣師道迴。俄不見通修。已在郁木坑外，到清虛觀矣。眾道士皆驚曰：何一去七日而返？師道具以對之。有道士二人欣躍，與師道共入郁木坑，到舊處，巖石草樹歷歷宛然，但失其草舍。竟日悵望而迴。

師道得《素書》，文字可識，皆說龜山王母理化眾仙祕要真訣。地仙習此，當得昇天。世人授之，跡參洞府。其間疑義，不可究也。後南遊到九凝山湘真觀，月餘尋問紫芝蹤跡，咸言毛如溪有一憶士，莫知姓名，人或有見者。師道累入山，尋之不見，遂如通修言，投書題石。後嘗夢神仙稱紫芝，教之以疑義意，乃醒焉。經歲餘，後還問政，居三十餘年。每焚化，即以二蔡、彭、謝真形像貌瞻禮，仍自以管幅編異傳於道俗。其後吳太祖霸有江淮，聞師道名跡，冀其道德獲於軍庶，繼發徵召。及至廣綾，建玄元宮以居之。每昇壇祈恩，禱福水旱，無不致天地感動，煙雲呈祥。是以人情咸依道化，境若華胥，俗皆可封。雖古今異時，實大帝之介君也。遂降褒美為逍遙大師、問政先生，以顯國之師也。弟子鄒德匡、王處訥、楊匡翼、汪用真、程守朴、曾景霄、王可儒、崔嬋然、杜崇真、鄧啟遐、吳知古皆得妙理，傳上清法，散於諸州府，襲真風而行教，朝廷皆命以紫衣，光其玄門。道中有秦、吳、齊、荆、燕、梁、閩、蜀之士，咸來逾紀，勤苦奉事。師道常謂之曰：我無道術，何以遠來若此？一弟子皆曰：昔張君居蜀，天下之人悉往事之。隨其所修，各授以道焉。莘弟子執奴僕之役，久而不去者，方得成仙。今悉是枯骨子孫，日逼朽腐，思避短景，希度長生，願無卻懇切也。然師以仁慈接眾，言不阻違，隨其性適一指以道要，若久行霧露，餘潤漬衣，近蘿沉檀，輕香襲體。由是居廣陵三十年，有弟子五百餘人。而師道胎息已久，鍊丹有成，一日一告弟子曰：我適為黑

續朱衣一符吏告我為仙官所召，必須去矣。頃之，異香滿室，雲鶴近庭，若有真靈所集，爽然言別而化。弟子斂之，棺忽有聲，視之若蟬蛻，尸解矣。弟子葬其衣冠爾。後數十人自豫章來，見之領一丫童行。道俗多識之，咸問：何為遠遊？曰：離南嶽多年，今暫往耳。所在多宿泊舊遊官觀而去。半年後，人自長沙來，亦如豫章所見。復見衡陽路，見歸洞靈源去。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溪，適足驗矣。詳其由來，是二蔡、彭、謝之儔倡也。隱化而往，絕世思望，神仙皆然。其後將二十年，問政山屢有雲鶴呈祥盤旋，竟之歛之鄉里，親族以為師道之還故鄉，若令威華表之驗也。弟子范可保數十人復發所藏衣冠，遷歸于問政山之陽，狀列掌情，罄以上聞。乃降詔曰：詢諸贈典，繫乃彝章。啟有厥由，于何不舉。淮浙宣歙管內道門威儀、逍遙大師、問政先生、為國焚修大德、賜紫聶師道，早通玄理，夙契真風。野鶴不掌，孤雲自在。昔太祖創基之際，已命焚修。及元勳匡國之初，早曾瞻敬。眷言道行，皇冠玄關。雖昇遐屢歷於光陰，而遺懿益隆於寰宇。況教門一請，台輔奏陳，且將啟玄墟，即迴故里。是用加之峻秩，錫以崇階，式表休息，庶昭往行。可贈銀青光祿大夫、鴻臚卿。問政先生自王畿歸歛，涉江山千有餘里，朝行暮止，皆有雲彩映野，鶴聲響空，若迎引隨覆。及問政山，三日而散。

#### 殷文祥

殷七七，名文祥，又名道荃，常自稱七七，俗多呼之，不知何所人也。遊行天下，人久見之，不測其年壽。面光白，若四十許人。到處或易其姓名，不定。曾於涇州賣藥，時靈臺蕃漢疫病俱甚，得藥者入口即愈，皆謂之神聖。得錢卻施於人。而嘗醉於城市間，周寶舊於長安識之。尋為涇源節度延之禮重，慕之道術還元之事。及寶移鎮浙西，後數年，七七忽到，復賣藥。寶聞之驚喜，召之，師敬益甚。每自醉歌曰：琴彈碧玉調，藥鍊白玉砂。解醞遺巡酒，能開頃刻花。寶常試之，悉有驗。復求種瓜釣魚，若葛仙公也。鶴林寺杜鵑高丈餘，每春末，花爛熳。寺僧相傳言：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，來種之，自後構飾花院鑠閉。人或窺見女子，紅裳艷麗，遊於樹下。有輒採花折枝者，必為所祟。俗傳女子花神也。是以人共保惜，故繁盛異於常花。其花欲開，探報分數節，使寶僚官屬繼日賞飯。其後一城士庶，四方之人，無不酒樂遊從，連春入夏，自旦及昏，間里之間，殆于廢業。寶一日謂七七曰：鶴林之花，天下奇花。常聞能開頃刻花，此花可開否？七七曰：可也。寶曰：今重九將近，能副此日乎？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。中夜女子來，謂七七曰：道者欲開此花耶？七七乃問：女子何人，深夜到此？女子曰：妾為上玄所命，下司此花。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，非久即開聞苑去。今與道者共開之。非道者，無以感妾。於是女子瞥然不見。來日晨起，寺僧忽訝花漸拆藥。

及九日，爛慢如春，乃以聞寶。一城士庶驚異之，遊賞復如春夏間。數日花俄不見，亦無花落在地。七七偶到官僚家，適值賓會次，主與賓趁而迎奉之。有佐酒倡優，共輕侮之。七七乃白主人：欲以二栗為令，可乎？咸喜，謂必有戲衛資於歡笑。乃以栗巡行，接者皆聞異香，驚歎。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，化作石，綴在於鼻，掣拽不落，但言穢氣不可堪聞。二人共起狂舞，花鈿委地，相次悲啼，粉黛交下。及優伶輩一時亂舞，鼓樂皆自作聲，頗合節奏，曲止而舞不已，一席之人笑皆絕倒。久之，祈謝於七七。有頃，石自鼻落，復為栗。傳之，異香。及花鈿粉黛，悉如舊，略無所損。咸敬事之。七七酌水為酒，削木為脯，使人退行，指船即駐，呼鳥自墜，唾魚卻活，撮土畫地，狀山川形勢，折茅聚蟻，變城市人物。有曾經行處，見之，言歷歷皆似，但小狹耳。凡諸衛不可勝紀。後二年，薛朗、劉浩作亂，寶南奔杭州。而寶總戎為政，刑及無辜。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，構之以禍，斥其盡族。寶八十三，筋力尤壯，女妓百數，蓋得七七之衛。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，一旦忽姐。七七，劉浩軍變之時，在甘露寺為眾僧推落北崖，墮江死矣。其後人見在江西。十餘年，賣藥入蜀，莫知所在。鶴林寺花，兵火焚寺，樹失根株，信歸闔苑矣。

### 譚峭

譚峭，字景昇，國子司業洙之子。幼而聰明，及長，頗涉經史，強記，問無不知。屬文清麗，洙訓以進士業，而峭不然。迴好黃老、諸子，及周穆、漢武、茅君、列仙內傳，靡不精究。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，父以終南山近京都，許之。自終南遊太白、太行、王屋、嵩、華、泰嶽，迤逦遊歷名山，不復歸寧。父馳書委曲責之，復謝曰：茅君昔為人子，亦辭父學仙。今峭慕之，冀其有益。父以其堅心求道，豈以世事拘之，乃聽其所從。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，得辟穀養氣之衛。唯以酒為樂，常醉騰騰周遊，無所不之。夏服烏裘，冬則綠布衫。或外於風霜雪中經日，人謂其已斃，視之氣出休休然。父常念之，每遣家童尋訪，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錢帛。捧之且喜，復書，遽厚遣家童迴。纔去，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，見貧寒者與之，及寄於酒家，一無所留。人或問之：何為知此？曰：何能看得？盜之所竊，必累於人。不衣不食，固無憂矣。常欣欣如也。或謂風狂。行吟曰：線作長江扇作天，報鞋拋向海東邊。蓬萊信道無多地，祇在譚生拄杖前。爾後居南嶽，鍊丹成，服之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灼，亦能隱形變化。復入青城山而不出矣。

### 杜昇

杜昇，字可雲，自言京兆杜陵人也。莫測其年壽。不食，常飲酒三斗不醉。顏甚悅澤，若三十許人。裹方巾破樸頭，冬則常著綠布衫。而言談甚高，有文學。人或有換新布衫，必受之，舊者堅不脫，新者出門逢人便與之，常遊城

市問，醉行。能沙書，好於水碗及盆中以沙書龍字，浮而左右轉。或叱之飛起，高丈餘，隱隱若雲霧，作小龍形。呼之，復下水中。頃刻之間，得錢甚多，便散與貧人及酒家。如此，到處日日為之，人皆不厭，無錢與之。人疑以衛惑於眾也。冬則外於雪中三兩日，人以為僵斃矣。或撥看之，徐起抖擻雪而行，猶醉酣而醒爾，氣出如夏，醉睡醒也。杜孺休，鄧國公綜之子，為蘇州牧，忽聞可雲在城市，極喜，乃延入州拜之，呼為道訪。賓客寮屬皆訝之。孺休曰：先君出鎮西川日，與此道翁深相善，常來去書齋中。時孺休纔十餘歲，今五十餘，別道群四十年，而裝飾顏貌，一如常時。遂留之郡齋，咨以道術。可雲曰：但以政化及人，慈愛為意。況今多事，由在保身，未能脫履塵世，委家林野，宜遠於兵傷。道衛鉅可問也？時入郡中，則孺休必以錢帛與之，阻讓不可，出城便散與人。孺休敬之愈甚。可雲或與孺休賓寮聚飲，有唱和者，而可雲出口成章，意思深遠，多神仙旨趣，人無以繼之。後軍亂，孺休果為兵傷而斃。可雲人見亦被傷，但有舊布衫一領，作三四段破痕在地。後數日，人多見過松江、浙江，經杭，越衢，信，入江西市中，醉吟沙書如舊。又一年，人於湖南見之，問蘇州事，歷歷話如目擊。復笑而言曰：吾曾居南嶽，今在人世已久，即當歸矣。其後更不復見。詳其由，是得隱形解化之道，世人莫可知也。

### 羊愔

羊愔者，泰山人也。以世緣官，家於縉雲。明經擢第，解褐嘉州夾江尉，罷歸縉雲。兄忱，為台州樂安令。而惜幽棲括蒼山，性唯沉靜，薄於世榮，雅尚逍遙，常慕道術。一日一妻暴亡，曰：莊生鼓盆，深為達者。今樂矣，葬之不亦宜乎。男且有業，女以有歸，永無累也。後遊阮郎亭崖上，去地十餘丈，有篆書刻石，字極大，世傳云漢阮肇題詩。入石模塌驗之，乃是李陽冰嘗為縉雲令，遊此亭，題詩曰：阮客身何在？仙雲洞口橫。人間不到處，今日此中行。惜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，日午忽仆地若斃，氣息猶煖，乃異還家，七日方醒。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，愔曰：初為一人青幘絳服，自稱靈英，邀入洞府中，見樓觀宏麗，鸞鶴迴翔，天清景暖，異於人間。須臾，一石穴中有物飛出，狀如養青色，柄長。靈英曰指之曰：此青雲芝也，可食之得仙。惜覺饑方甚，取坐於石上食之，味甘美，俄而都盡。靈英曰：爾宿有仙分，今日遽得見仙官。乃引見遠遊冠、雲霞被三人，文武侍從極多。靈英曰：一人小有天王君，一人華陽大茅君，一人隱玄天佐命君。惜歷諧遍拜之，咸曰：有仙骨，未得飛昇，猶宜地上修鍊。俄頃靈英送出，乃括蒼洞西門也。愔方悟此身。後不喜穀氣，但飲水三升，日食百合一盞。身輕，骨節皆動，抖擻如竹片拍板聲。又多言語吟詠，若與人談話相詰，晝夜不停。或以紙三二百張書之，頃刻皆徧文字，人莫之識。惜讀之，悉是文章。道俗好事者依口

錄之，實亦清詞麗句，多神仙瀛洲閩苑之意。如此經一年，清庾輕健。有不信者，謂之妖物所魅。又二年，不喜百合，唯飲水與酒。三年後，鬢髮如漆，面有童顏。行輕似飛，飲酒三斗不醉。始衣布褐。人或問之：三年無師，何似學？惜曰：凡所為者，非自能，皆神人教之。後乃往樂安省兄，一日而別。又往天台，亦一日而到，日行三四百里。復歸仙都，餌藥養氣二十餘年。後南入委羽山而去。

#### 續仙傳卷下竟

# 1 『攻』字原作『政』，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
# 2 『房』字原缺，據《道藏》中《太上黃庭內景玉經》原文補。

# 3 『作』字據《四庫》本補。